

宏村写意(外一首)		
■ 李家宁		
碑影叩响黛瓦淬成墨色 渗入马头墙的靈魂 每道飞檐都街着青云 砖雕里的寒窗故事 在风雨中酿成陈酒 古树举着年轮烛火 照亮池塘深处星子	与倒影私语 门楣悬月,楹联垂落 “几百年人间无非积善,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箴言 在岁月里生苔,仍托举着 耕读传家的滚烫誓言	揉进晨雾,揉进宏村 永不褪色的水墨长卷
最忆是杭州		
白蛇的鳞片在雷峰塔游动 白居易的竹筒与地铁交换年轮 秋瑾的剑穗悬成苏堤柳线 西湖惊醒了六朝铜铃 灵隐钟声在云层焙制龙井		苏轼的醉意漫过幕墙 鲁迅的烟头把雨夜烫出孔洞
涟漪轻晃,南湖的书声 漫过九曲画桥		星群缀满亚运场馆钢梁 曲院风荷举起液态的朝代 三潭印月正解析青铜算法 而桂香突然撞碎时空棱镜 吴越的桨声、南宋的瓷片 此刻都在钱塘湖中悬浮

母亲是我永恒的春天

■ 胡世军

每当春天来了又去，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母亲。母亲在阳春三月生下了我，却又在我三岁那年的春天匆匆离去，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四十五岁。母亲走得那样匆忙，匆忙得连一张照片都未曾留下。如今，我只能在记忆的碎片中搜寻关于她的点滴。

记得母亲下葬那天，家里来了许多送行的人。哥哥姐姐们哭得撕心裂肺，而我却懵懂无知，全然不解“永别”的含义。谁能想到，那一别竟是天人永隔。这些零星的记忆，成了我

怀念母亲最珍贵的宝藏。

父亲常说，母亲自嫁给他就没享过一天福。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她操劳了一生。生命的最后两年，她更是饱受病痛折磨。母亲辗转于各大医院治病，却终究没能留住生命。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父亲带母亲去贵阳看病的情景。

当医生让父亲准备后事时，倔强的父亲不肯放弃。他四处求医问药，只要听说哪里有偏方，再远也要去试一试。然而天不遂人愿，

母亲还是离开了我们！

最痛苦的莫过于父亲。每逢节庆，或是家里做了好吃的，父亲总要给母亲盛上一碗。这既是对亡妻的思念，也是他精神的寄托。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的娘这辈子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现在她走了，我们不能再让她受苦。”这番话我铭记至今。无论身在何处，吃到什么美味，我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母亲；遇到喜事，取得成绩，我也总要向母亲“禀报”，让她在天之灵获得欣慰。

人生路上，我也曾遭遇挫折。中考失利没能考上心仪的师范学校时，一想到母亲可能会伤心，我就告诫自己必须振作。母亲生前为我们操碎了心，我不能让她在九泉之下还要为我担忧。

如今，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娶了贤惠的妻子，儿子正在读高三，成绩优异。我们买了房也买了车，生活美满幸福。

母亲节来了又去，但在我心中母亲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春天！

玉兰

■ 林钰涵

董色的年华中，除了年轻所带来的火热如烈阳一般的感受，令我首先想到的便是玉兰花。幸运的是，我房前就栽了一棵浓荫遮盖的广玉兰，我便得以时时地捕捉她淡淡的一抹倩影。

玉兰，这两个读之便充满柔情的字，令人脑海中立马闪过一幅生动的画面：墨绿的油叶对半伸展着，清晨的清露倾倒之上，成一串一晃就落的水珠。棕色和深墨色的枝干交织而成，形如苍劲的书法，在这曲折的枝干乌碧黛的顶端，委婉却张扬地舒展出一盏娇嫩的白花来。不同于栀子花看起来小家碧玉的娇贵感，玉兰给人的感觉更加落落大方，如同掩面轻笑的年轻女人：一束青丝松散地垂在肩前，柔顺的头发表乎还带着幼儿的香气的年轻妇人。这垂下的青丝就更加使人注意到她隆起的胸膛上包裹的光洁的白绸布。绸布不新却干净，她站在你面前冲你微笑时透露出的利落的幽兰般的气质。双腿和皮肤在阳光的照耀下从光洁的绸间若隐若现地显着，显出一种并不风生的妩媚以及柔中带刚温文尔雅的柔软的体态。玉兰给予人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夜晚中赏它，是我认为最好的时候。暮色从天边向你面前徐徐渲染而来，洗掉了黄昏倦意的慵懒，带来夜曲安睡的沉寂。这时的月亮是银灰色的，透过云层洒满柔和的银辉，月圆周围是一层红色的光晕，很清很冷却不失些活泼的色彩。玉兰树就这么亭亭地立在这样的月光下，温柔静谧；这时不论是树还是虬着的枝干，抑或那开得挺挺的花，都悄然镀上月光的颜色；墨的叶子两侧微微向内凹卷着，吸收了月的光辉，好似隐隐泛着光亮。这是玉兰树身上唯一会发光的东西，甚至此刻看来叶比花倒可爱了许多——大抵是朦胧的花瓣默默将银光归还给天上的月亮吧，此刻的玉兰树全身上下星星点点若隐若现的泛着一闪一闪的绿色光，在夜风中一摇一晃，轻轻侧着身，庄重却确实颇有俏皮可爱的意思。而此时的玉兰，静静地、轻轻地，宛如那抱了孩童睡觉的妇人，极小幅度地摇晃着身体，使观赏它的人也不知不觉中有了倦意。透过窗隙闻着它淡淡的香气，使人酣睡在一个盈满了芬芳的梦里。

另一种时候是放晴的清晨，这是第二好的。清晨拉开窗帘，啊，那耀眼的琼浆便从天空一股脑儿地冲破你的窗，那么肆意地流淌在你的床被、你的地板、你的房间，甚至你对着阳光举起手来，都能尝到新鲜的血液在手臂里汩汩地流着；皮肤上细小的绒毛也泛着金黄的光。向外望去，你会看到昨夜沉寂的玉兰此刻已镀上金边，正迸发出蓬勃的生机，那种庄重和静肃似乎全都消失了；留下的是清白的花瓣挺挺地朝着阳光的地方恣意舒展，是那么健康，那么耀眼，充满着活力。被阳光照耀的地方全都变成了灿黄，柔嫩的花瓣被金光穿透，你仿佛可以看见如同人身上的皮肤和血脉，花瓣内生长的胫骨也流动着血液般的生机，这时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此时的玉兰更像是十五六岁身着纯白洋裙的少女，墨绿的皮鞋轻盈得简直要载着她飞。偶有被吸引来的杜鹃、喜鹊或灰的麻雀，也要待在这温暖而生机勃勃的白色摇篮边啾啾地歌唱。

我想，很难有人对玉兰见而不爱。不论她是妇人，是年轻的新母，还是烂漫的少女，都能在意间挑拨起你心中的涟漪，唤起你对纯洁、真挚、爱与和平的美好向往。

若让我选择，我愿化作美好的婴孩。让麻雀，让杜鹃，让喜鹊，让阳光，让柔月送我到玉兰树盈满甜梦的温港里。

蜀葵花开

■ 吴文英



五月的一个傍晚，我与一丛花不期而遇。墙角下，那几株、十来朵绯红的花一串串次第开放，从上到下一朵朵规整地开在直挺挺的枝上，花朵的形状像个小喇叭。那盛开的花朵鲜艳夺目，它誓同月季争宠，敢与牡丹媲美！这种花就是蜀葵。落日余晖、斜阳夕照，清风徐来、蜀葵花开，随风摇曳，轻盈柔美。

蜀葵，原产于四川，已有两千多年的栽种历史。植株可达丈许，开花成串状。颜色有大红、深红、粉红、白色、黄色、紫色……斑斓多彩，花姿绰约。蜀葵又被称作“五月葵”“端午槿”，因其每年农历五月端午节前后如约而至，准时开放。也因其在麦子成熟收割时开

花，被农人俗称为“馒头花”。

无论蜀葵有多少称呼，我的记忆里只有一种称呼——“端午槿”。不是因为“端午槿”称呼起来比“馒头花”雅致，而是十余年前的6月，我的一位闺蜜指着那一串串盛开的红色花朵，告诉我：“端午槿，端午节开花。”如今，同样的五月同样的花，我睹花思人，又想起了你，可恨天妒红颜，你英年早逝。昨夜我又梦见了你，我们携手同游。南柯一梦，化为虚无。“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2012年3月，万物勃发、草木葱茏的春天。我与你有幸相识，一起徒步大龙山。此后，

走进胖东来

■ 蒋坤远

今年春天，我带着家人从湖北随州出发，驱车三个多小时抵达河南许昌。吃完午饭后，便迫不及待地逛了胖东来天使城。走进负一楼的超市，我便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里人头攒动，选购商品的人络绎不绝，仿佛踏入了一个热闹的集市。宽敞明亮的超市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新鲜的蔬菜、水果到精致的烘焙产品，从鲜活的海鲜到日常的百货，每一处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来这里购物却不见寻常商场的那种喧嚣，顾客们悠闲地挑选着自己所需的商品，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我注意到，这里的导购员不仅热情周到，更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他们不是机械地推销着商品，而是像朋友一样，耐心地倾听顾客的需求，给出贴心的建议。

我推着购物车缓缓穿行在货架之间，耳边是顾客们的低声交谈，偶尔传来理货员轻柔的提醒声。一位身穿橙红色制服的女导购员正在整理水果，仿佛在抚摸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我来到蔬菜区，见到青翠欲滴的蔬菜整齐地排列着，连叶尖的水珠都清晰可见，这里的每种蔬菜都明码标价，不仅标注有单价，还有蔬菜的产地、建议储存方式、检测结果、检测员姓名、供货单位、联系电话、监督电话等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印有二维码。我

用手机扫了一下二维码，结果显示与标注完全一致，难怪来这里购物的顾客就是放心。在一旁选购商品的妻子笑着对我说：“若胖东来能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开超市，我就不会再去农贸市场购买食品和蔬菜了。”结账时，收银员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却不忘对每位顾客报以微笑。轮到我时，她很麻利地将购物车里每件商品进行扫码，然后细心地将每件商品装入购物袋里，顿时我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在胖东来时代广场，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氛围。这里更像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社区，顾客们在这里购物、休闲、娱乐，享受着慢节奏的生活。我驻足于烘焙坊前，现烤的面包在玻璃柜中散发着光泽，看着店员们精心制作着各式各样的糕点，奶油玫瑰在蛋糕坯上渐次绽放，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气，吸引着无数顾客驻足。我带着小孙女购买了些她爱吃的蛋糕，便领着她来到休息区坐下休息。我也像孩子似的品尝起香喷喷的蛋糕：那蛋糕香甜松软，仿佛将幸福融化在了舌尖。

我和家人下榻的酒店，离胖东来生活广场有近百米远的距离。当我们推着购买的满满一车商品走出商场时，保安热情地帮我们推着购物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停在酒店大门

我们多次携手同游，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好不快哉！

每次出游，你妆容精致、粉面丹唇、长发绾起，美丽优雅。穿着艳丽的运动装，身背双肩包，脚穿登山鞋。你双肩包的侧面，音乐播放器总在播放欢快的音乐，兴致来了，你领着大家高歌一曲，我们把欢声笑语撒播在青山绿水间。作为同龄的中年女性，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木心、陈丹青，与你交流让我获益良多。慢慢地我知道，你不仅能歌善舞，还热心公益，每年都要无偿献血。

2017年3月，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我们再次出发，去网红打卡地安徽省怀宁县石镜乡邓林村欣赏那开满山谷、洁白如雪、清香溢远的玉兰花。在那棵三百多年的玉兰树下，安庆电视台的记者与我们邂逅，并且现场采访了我们俩。面对镜头，你落落大方、优雅知性。

谁知仅仅一年后，2018年3月，在那个春意盎然、繁花似锦的春天，你倏忽间香消玉殒，撒手人寰。惊闻噩耗，令人痛惜，你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8岁的盛年。

十余位朋友为你举行了小型追思会。追思会现场，悬挂着你大幅的艺术照，照片上的你笑容灿烂。你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女诗人黛云为你作了一首温婉的长诗作为哀悼，我为你写了一篇长长的祭文，表达我的痛惜之情，朋友们为你捐款，事后我们四人将数千元的爱心款送到你家。

2023年3月，我故地重游，依然是春天，依然是那棵三百多年的玉兰树，满树繁花，在春风里绽放美丽。树依旧不变，花依旧开，可你却早在五年前悄然离世。“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可恨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方池，我的良师益友，我的闺中姐妹。我谨以此文怀念你，愿你在天堂安息。

又见桑葚紫

■ 梁晶晶



又见桑葚紫

■ 梁晶晶

下班回家，暮色漫过小区水果超市，门口货架上透明的塑料方盒里，装着新上市的桑葚。紫黑色的果实在夕照里泛着珍珠光泽，价签上“20元/盒”的字样格外惹眼，竟比草莓还要贵出三分。我不禁感慨，清代洪亮吉笔下“杏子乍青桑葚紫，家家树上有黄童”的野趣，此刻竟被如此规整地贴上时令高价商业标签。

记忆中的桑葚，不应该如这般整齐摆放在水果店的精致商品，而是悬挂在故乡村后河边那棵老桑树上的紫色星辰。

皖北的春日，在老桑树一圈又一圈的年轮里舒展，母亲说，村后那棵老桑树龄已有百年。它皴裂的树干能握住我整个童年的仰望，巨伞般的树冠可以撑起半个村子的光明。

老桑是谙熟时序的草木。惊蛰刚解冻土，黄绿色的芽苞便小心翼翼地深褐的枝干间探出头来，像裹着薄纱的小令；谷雨浸润春泥时，巴掌大的叶片已能接住整个春天的雨珠，在叶脉间滚成碎钻。藏在新绿里的桑葚，最初只是青绿色的小逗号，悬在枝桠间欲说还休。然后偷了胭脂在黄昏里晕染，先是唇角点绛，渐次洇开成少女腮边的霞，最后凝成紫水晶串起的璎珞，等待着风的温柔召唤。

最令我难忘的，是初夏的那场桑葚雨。熟透的聚花果再也经不住风的轻吻，簌簌坠落，在河面铺成一条流动的紫缎，鸭群欢快地扑棱着翅膀前来啄食，河面顿时热闹非凡。金黄的阳光倾洒而下，水面波光粼粼，碎成琉璃万千。那时的我还年幼，尚不知杜牧“砌下梨花一堆雪”的雅意，却将紫雨落入波心的刹那镌刻心间，此后，县城影院看过的任何一部彩色电影，都远不及那一幕惊艳。

老桑亦是一位慷慨的长者。熟透的桑葚不仅引得许多鸟雀来食，也召唤孩子们竞相采摘。摘桑葚是乡下孩子心心念念的集体盛事。年幼些的孩子摇晃着矮小的枝桠，桑葚便纷纷跌进草丛，沾着泥星子也毫不在意，心满意足地一把塞进嘴里，任浓稠的果汁溢出嘴角，在指甲里种出紫色的月牙。胆大些的则爬上树杈，边摘边吃，不一会儿，孩子们嘴里、脸上、身上都是乌紫一片，大家看着彼此的花脸相互打趣，清脆的欢笑声惊飞了鸟雀，却惊不动老桑沉默的温柔。孩子们直到肚子盛不下了，衣兜和竹篮也都装满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桑葚成熟的时节，大人們的呵斥里都带着纵容。母亲看我浑身乌紫，笑骂“比野小子还淘”，转身却打来清凉的井水，仔细清洗我带回的“战利品”。经井水浸泡的桑葚带着桑叶独有的清芬，咬破时能听见果籽在舌尖轻响，酸甜的汁水混着凉意在齿间流淌，连呼吸都变得甜香。母亲有时还会别出心裁地把桑葚拌进凉面，白生生的面条缀着绛紫的果粒，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那是我做梦都常怀念的味道。

我后来就很少吃到故乡的桑葚了。那个站在老桑树下热切仰望的小女孩，也定格为旧时光里永不褪色的剪影。

收银台前的姑娘笑容满面，热情地介绍说：“桑葚的花青素含量比蓝莓都高呢！”我摇摇头，拎着一盒桑葚走出店门。晚风吹过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恍惚间，我仿佛又听见老桑在耳边簌簌低语。

老话说“桑葚樱桃，立夏见新”。可如今，温室栽培的瓜果四季易寻，反教人失了那份翘首期盼的欢喜。忽然明白，有些滋味注定只能留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发酵，任再精致的包装盒上的条形码，也扫不出记忆里那般自然醇厚的香甜。

